

女儿谷:1937

◎李左人

“老爷,要不要我先去生格寺,请嘉措喇嘛来看看?耽搁不了多久。”

“没事,酒喝多了点。快走吧!”格绒珠杰又叫奴仆去请嘉措来看病。

巴里寨喇呢坪上,人头攒动,摩肩接踵,黑压压一片。全扎坝的头人、村长来了,近处的受灾户听说要发钱发粮也赶了来。泽仁旺姆带着十多个枪差到会场执勤,维持秩序。开会了,钟秋果和胡仁济在台上就座。钟秋果靠着讲话桌,用汉语讲一句,贡布用扎巴话翻译一句。那些关于实施保甲、建设新西康的政治性话语,贡布似懂非懂,经他翻译过来更是牛头不对马嘴,台下扎巴人个个磨皮擦痒,坐立不安。有人大声发问:“新西康是什么样子呀?”会场立刻热闹起来。钟秋果听了贡布的翻译,答道:

藏币券非金非银非铜,能当钱用吗?

格绒珠杰一觉醒来,日已三竿,恨自己贪杯错过大好机会,懊悔不迭。突然记起办事处上午要开赈灾大会,所有土百户和村长必须参加,大叫一声“糟糕”,急忙往家里赶,一路晕晕乎乎、跌跌撞撞。回到官寨,仰身倒在床上,再无一丝力气。管家巴德前来问候,格绒珠杰挥挥手说:“快去巴里向汉官告假,说我病了。”

“建设新西康的目标,是发展经济,改善民生,办好学校,推动社会进步。我们建设新扎坝,就要改变落后的耕作方式,废除刀耕火种,改良作物品种,建立养殖场。开展讲文明、除陋习活动;男人不抽鸦片,女人在藏袍里要穿裤子;表示尊敬不要吐舌头,太难看,很不雅;讲究卫生,天天洗脸,常洗头洗澡,常换洗衣衫;不能在底楼的畜栏里生孩子,那样很容易落下病根……”

多吉问:“男人不抽鸦片,政府的财税从哪来呀?”

胡仁济听了,朝钟秋果诡谲一笑,想看他作难——买卖鸦片及其税收是西康财政的主要收入,你反对抽鸦片不是跟刘委员长唱反调吗?

“特派员讲得很好!”胡仁济大声道,“你们种懒庄稼,下了种就等着收获。农具落后,二牛抬杠,犁尖用青冈木削成,全无寸铁,入土不过三四寸,不懂得深耕细作。靠着大河、海子、山溪,却不准浇灌庄稼,怕淹死地里的虫子,犯杀生戒。视人粪为秽物,只使用牲畜圈肥,肥力不足,撒一升种子能收四五升粮食就算谢天谢地了。这些陈规陋习必须破除!”

“你们不能像冬天的雪猪,躲在洞里看不见外面的世界。康定已经用电灯了,不用油,也不用洋火点,一到夜晚整座城齐刷刷亮起来,灯火通明。电线杆上吊一盏灯,半条街都照亮了。”

“更神奇的是电话、电报。不管千里万里,只要拨通电话,相互说话就像面对面一样,清楚得不得了。道孚电报局已经可以拍电报了,你写一封信,不用驿马传书,一下子就飞到康定或者成都、南京。”

他俩你一言我一语,苦口婆心,讲得口水乱溅,头人、村长们却大都无动于衷——长期的文化濡染,上千年的代代传习,岂是几句话就能改变的。

格桑对新玩意感兴趣,问:“以后扎坝也会有电灯,还有电什么的吗?”

钟秋果说:“会有的。刘委员长领导我们建设新西康,就是要发展生产,促进社会进步,改善百姓生活。电灯、

电话,还有电影、汽车,以后都会有的!”

格桑不信,心想:水里的彩霞虽然漂亮,能拿来裁剪衣衫吗?

钟秋果务完虚,接着务实:“饭要一口口吃,路得一步一步走。建设新西康还得从眼前的救灾抓起。今天发放赈款五万元、救济粮一万元,这是建省委员会对扎坝的关心,是刘文辉委员长对受灾百姓无微不至的关怀。”

胡仁济站起来鼓掌,一边示意大家也拍手。农牧民们从来不知道这种礼节,勉强跟着拍了拍,掌声稀稀拉拉,同时响起一阵哄笑。

胡仁济说:“刘委员长给道孚全县总共拨了十万元救灾款,钟特派员就划拨给扎坝五万元,其他所有区、保才五万元,可见对扎坝多么看重。”

钟秋果拿出一沓花花绿绿的纸币,说道:“我给大家发的赈款,就是这种纸票子。”贡布一翻译,场子里一下子静了下来,人们竖起耳朵。

“大家要问了,这是什么钱?我告诉你们,这是西康省总商会发行的藏币券,一元纸币相当于一个半藏洋、半块大洋。”

有人提问:“一个人发多少钱、多少粮呀?”

钟秋果答:“受灾户每人30元藏币券、10斤粮;重灾户每人45元、15斤粮。”

“嘴——!”人们惊叫起来。有人拍巴掌,掌声七零八落,却是出自内心。

“按此标准,粮还不够,待本布更巴们认捐的粮食交齐再补发。大家省吃俭用,加上秋收的小麦、苞谷及采野菜、打猎,度过灾荒绝对没有问题!”

格桑问:“藏币券非金非银非铜,一张纸飞飞,能当钱用吗?”

“康定、道孚城早就通用藏币券了,大家可以到道孚买粮。”钟秋果答。

又有人问:“为啥不发银元?”

“大家晓得,一块大洋重七钱二分,一块藏洋三钱二分。如果发银元,你们算算要多少头骡马驮运?我们来扎坝,光是运送救灾粮就用了乌拉10人、牲口70多头;要是把十万元纸币换成银元,不知还要增加多少运力,而且沿途土匪猖獗,强人横行,极不安全。”

下面不少人点头,听明白了。

“此次赈灾,我对本布们宣布过三条。”钟秋果把“约法三章”说了一遍。贡布刚翻译完,台下便哄然响起“拿苏”之声,百姓脸上浮起难得的笑容。

会议结束,胡仁济对钟秋果伸出大拇指,说:“老弟的演讲,一个字:棒!”他昨晚打麻将“赢”了丹增两口子九十块藏洋,兴奋劲现在还没过去,情绪特好。

“只要政府关心百姓,实惠及民,就能收拾民心,今后施政就容易了。”钟秋果拍拍胡仁济的肩膀,问:“征集的救灾款交了多少?”

胡仁济说:“都陆续交来了,只剩格绒珠杰。”

巴德管家飞马赶来,翻身下马,向二位汉官禀报:“格绒本布病了,不能到会,特命我代他请假,并聆听二位大人的指示,回去给他汇报。”

钟秋果黑着脸问:“什么怪病,早不病晚不病,开重要会议就病了?是不是想要赖,躲着不交捐粮捐款呀!”

“是不是,真病了。我也弄不清是什么病,昨晚半夜忽然发作,疼得喊天叫地。今天一早就去生格寺,请嘉措喇嘛看病去了。”

胡仁济吩咐:“特派员刚才的训示非常重要。贡布,你跟他传达传达!”

贡布待汉官离去,问格绒老爷害什么病。巴德凑到他耳边说:“昨晚不晓得在哪里喝酒喝多了,今上午回来就叫头疼,晕得不行,还躺在床上呢。”

(未完待续)

嘉绒传奇

◎嘉绒云灯

郎哎;

六杯子酒,汗啊哟铮铮哎,姐进绣房嘛取哟手巾,取张手巾抹哟把汗哎哟,花花扇子扇哟两扇哎;

七杯子酒,七啊哟月半哎,姐留情郎嘛吃哟早饭,郎说得多哟谢多谢哎哟,姐说简慢又哟简慢哎;

八杯子酒,月啊哟照楼哎,小郎坐在嘛娘哟怀中,轻轻拍郎三哟巴掌哎哟,劝郎小心又哟小心哎;

九杯子酒,是啊哟重阳哎,杜康造酒嘛扬哟天下,人家造酒有哟人喝哎哟,我家造酒哟无人尝哎;

十杯子酒,送啊哟郎走哎,送郎送在嘛龙哟门口,双手抓住郎哟腰带哎哟,这回走了几哟时来来哎;

十一杯子酒,送啊哟郎走哎,送郎送在嘛大哟门外,紧紧抓郎哟的手哎哟,知心话语说哟不完哎;

十二杯子酒,送啊哟郎走哎,送郎送到嘛桥哟档头,手撑栏杆眼泪流哎哟,水流东海哟回头哎。

唱完《十二杯子酒》,又唱《十写歌》:

月儿落西下,思想小冤家,冤家不来我家要哟,心中乱如麻;

他也不来要,我也不怪他,写封书信拜问他哟,我的知心话;

两脚转绣房,打开绿花箱,橙红纸儿取一张哟,放在桌几上;

墨儿磨成浆,纸儿折成行,砚台搁在额膝上哟,两眼泪汪汪;

手执羊毫笔,珠泪往下滴,眼泪滚滚写不起哟,自写自着急;

忍下一口气,提笔就写起,要写当初你和我哟,并无二心意;

一写郎不来,早前情可在,我的得病受你害哟,望郎你不来;

二写香娇娇,娇娇要过桥,娇娇过桥抽了桥哟,落在水中涝;

三写香娇娇,娇娇上了梯,娇娇上梯抽了梯哟,做事不在意;

四写郎儿走,总是外头有,橘子树上结石榴哟,哪有这来头;

五写五郎哥,为妹那些错,年纪轻轻丢下我哟,不可真不可;

六写六老庚,同年同月生,你在我家要几春哟,共事共同爹;

七写七仙姑,来到槐荫树,你把董永配夫妇哟,好个七仙姑;

八写要鞋穿,书生要鞋袜,连日连夜都去取哟,穿了鞋子要;

九写一双鞋,穿去不穿来,穿了鞋子要记得哟,功夫有几层;

十写小乖乖,当初情又在,贵姐得病都怪你哟,望郎你不来;

我把信儿写,又无人送去,隔壁有个小兄弟哟,这事拜托你;

兄弟只要去,我不亏欠你,做双鞋子相送你哟,盘费算我的;

去到我到去,不知在哪里,门朝东来门朝西哟,路儿有几里;

这去不多远,就在山那边,翻过梁梁就看见哟,房子金銮殿;

后院一棵竹,就是小郎屋,两边耳房晾衣服哟,就是我郎屋;

小弟把信收,收拾就行走,好比贵客把主救哟,飞云未抬头;

走了大半天,口渴舌又干,黄桷树下把凉乘哟,打火吃杆烟;

烟儿未吃毕,收拾又走起,不知不觉走拢去哟,真实有名气;

四七九根柱,院墙粉红壁,两边厢房把客铺哟,热闹像京都……

十月小阳春,和尚在念经,口念南无观世音,超度姐姐的魂;

冬月下大雪,和尚在佛堂坐,堂屋坐的我一人,清苦对谁说;

前世恩爱多,叫我怎样说?

做张祭文祭奠过,再也不能活。

(未完待续)



甘孜日报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康巴文学
2026年1月23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校对:秦松
版式编辑:边强

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康巴当代文学旗帜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



雪花
XUEHUA
[第2606期]